春亭集 三

記
序
說
封事

春亭先生文集卷之五

健元陵碑陰記

恭惟我 太祖以至德豊功草創鴻業日勤于治道以失豫彌留禪位貽謨久享崇養於永樂戊子春正月又不豫我 殿下至誠克敬祈天請命乃得小瘳五閱月而又作薨于正寢以禮葬于楊之儉巖山距京城二十許里山之來根於長白蜿蜒二千餘里至鐵嶺折而西數百里停而峙焉曰白雲又南迤百餘里北攀而面南即儉巖也陵則癸坐而丁向直陵之丙方四百二十一尺立石以紀我 太祖功德始終

之盛旣詳矣 殿下又以爲開國功臣名氏嘗刊乎
碑之陰其定社佐命功臣亦皆應機定業以弘大哉
太祖創垂之業者其幷刊之用示不泯命臣李良
識之臣竊惟天之生大德以主斯民也必有股肱輔
弼之臣奔走先後開之於前守之於後然後大勳以
集大業以久我 太祖之興也則有文武大臣灼知
天命實能左右啓迪之若定社於戊寅佐命於庚辰
亦莫非勳親良弼相與輔相克成厥功以承洪祚是
宜刻銘于石垂耀將來而我 殿下顯揚祖烈褒奬
勳臣之美亦當幷傳而不朽矣通政大夫禮曹左叅

議修文殿直提學知製 教知文書應奉司事 世子左輔德臣卞季良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梅軒記

昔余既成童為學徒成均有生員曰中慮者講經著文擅名館中而一時縫掖之士皆自以為莫及焉余亦目其貌耳其言而得其為人也余心之矣自是與之善焉到今五六載不渝也一日中慮告余曰吾以梅署吾軒將以求咏歌諸友而來果子之知我也深矣善我也久矣盍亦記吾軒以為咏歌之端乎余以從遊之久而不獲已乃言曰夫梅亦一花木也凡花

木之華於春夏摧折於寒沍固自有不得不然者矣
開落榮瘁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而梅也獨欺春耐寒
繄然生白於萬物未生之前為其先得天地一陽生
意之動者而信非羣木比矣是以古之詞人高士多
愛之者中慮之署其軒其亦是之取歟中慮為人惇
慨不羣善吟詩其方寸之間灑落無一點塵盖清乎
清者也梅軒之扁其不相稱矣乎其不相稱矣乎至
若風香浮動月影婆娑中慮倚軒而坐手執周易一
卷翫復之卦辭其有心感發於所天而有得於梅者
夫豈筆舌所能盡哉抑他日坐于廟堂調和於羹其

亦自得於復之辭者推之耳中慮其察之

喜雨亭記

龍山立石之里世稱有湖山之樂去都城才數里許孝寧君故置別業焉後有一邱穹隆蜿蜒狀如龍蟠遂作亭其上盖為休息之所也君侯謂李良曰 主上殿下夙駕省農邇幸此亭賜臣酒食若鞍馬時方播種而雨澤未洽酒半雨作霈然彌日賜亭名曰喜雨臣不勝感激思有以侈吾 聖上之賜旣俾申副提學檣作喜雨亭三大字揭之屋壁間矣子其作文以記之一日陪君侯往而登焉亭之制不侈不陋華

嶽俯其背漢江盪其胷而西南諸山蒼茫杳靄隱見出沒於雲空烟水之外矣俯見魚蝦歷歷可數風帆沙鳥往来几案之下有松千餘株青葱蓊鬱掩映乎杯盤而高管嗷嘈清風颯来恍然如挿翼而登青冥浩乎如御風而遊蓬壺使人目駭毛竪冥心忘言者久之乃還嘗思之人與天地本一體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至一言一念之微而天人相感之機有昭乎其不可誣者矣雖然德有大小也位有高下也感通之效之廣狹遲速隨之矣所以能盡感通之妙者帝王之責也聖人之事也恭惟 主上

殿下以天縱不世之資緝熙聖人之學以致中和之
德以極位育之效焉者固蕩蕩乎無得而名矣今日
之事特其見於一端者耳盖我　殿下憂民之心積
於中者深矣一朝出郊省視耕農則惻然有悶雨之
念不可遏者焉上天之感應曾不移晷其以是夫
殿下深恩厚澤直與此雨流行洋溢充塞兩間憂者
喜而病者愈至於一草一木安敢有不遂其生生之
性也哉喜雨而名之斯亭所以感天既而不忘也噫
彼秦漢以降病乎中和者多矣民物憔悴天地索然
其可哀已生乎今之世沐浴膏澤者雖禽獸草木之

微豈非榮幸也哉况於紆青拖紫致身廊廟特蒙眷
顧者乎誠千載一時不可逢之佳會也君侯以 王
室懿親崇高富貴無與爲比而淡荷 殿下之友愛
乎况 殿下居千乘之尊觴君侯于茲亭從容酬酢
一如潛邸之時其爲君侯之榮耀有難乎形諸筆翰
者矣此我 殿下友愛之德所性而有出於至誠蓋
不自知其身爲億兆臣民之主矣嗚呼至哉而君侯
謙恭溫厚善處富貴畧無驕泰之氣宜其儀範宗室
藩屛王家得 殿下之友愛若是其至也抑斯境之
勝自大塊剖判而始有何曠世伏匿之久而發朗於

今日歟豈君侯身雖處乎聲名富貴之中而其翛然
出塵之想未嘗不往來於卿壑江湖之間也故天公
地媼以此餉之而有以慰之也若其山川風景之美
朝夕四時之變態雖病矣他日更陪君侯優遊於茲
亭尚為君侯賦之姑以蕪拙之辭仰荅君侯之不鄙
焉耳　聖上名亭之旨無所發明其不類於蠡測河
海毫摹天地也者幾希雖然獲遇文字記姓名於其
間豈非臣之榮遇也耶竊自幸於螢爝之末依日月
以久存草木之微附乾坤而不朽云爾遂欣然書之
又從而歌曰

翼翼彼新亭如鳳斯騫誰其作之君侯之賢　王出西郊匪游匪畋民方播種憂旱于田　王在于亭時雨霈然　王宴君侯其鼓淵淵錫之亭名榮耀無前君侯稽首　聖德如天君侯稽首我　后萬年思記文人以永厥傳臣拜撰辭爲多士先瞻彼華峯維石可鐫刊此頌章千古昭宣

四佳亭記

四佳亭藝文館大提學孝隱先生之自扁也先生早年中魁科登玉堂入錦省長于栢府覩察于忠清所至有聲績凡士大夫之所欽艶者蓋已能經而厭歷

先生之仕宦呼其盛矣哉而先生之心則超然有出烟郎埜之趣常在於物外者矣又況沉潛於濂洛性命之學而不知倦焉則其不以功名富貴介于其懷也的矣松京之南數十里有山曰都羅結廬其陽倚畔之隙匹馬往還以償素志又以四佳名其亭蓋取程子四時佳興與人同之語也 皇明寺使太僕少卿祁公孟獻聞而嘉之既圖其亭又為歌詩先生命余為記余也學甚淺病且久矣烏能言哉然於先生之命義不可以言之工拙辭夫陰陽變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氣順布而四時行焉萬物以之而遂

其生矣五行之理其賦於人者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發而四端出焉萬事以之而得其成矣在天為四時在人為四端其理一也雖然衆人之生氣質偏矣物欲蔽矣功名利祿得失之計百周千折凝氷焦火而相戰於其中矣尚何五性四端存養擴充之可言哉晨昏之變易寒暑之推遷曾莫之省矣況望其有會於四時之佳興也哉人於是乎知免者鮮矣先生既無物欲聲利之累矣而學問存養之功日就乎高明則其五性四端之發而不可過者與夫五行四時之流行而不容已者有默契焉夫豈有上下彼此

之相懸耶天壤之間同吾胥次四時代謝佳與尚存其樂之至有難以言語形容者矣此所以取諸至近而表之亭也歟盖四時之氣充塞天地寧有一物之或遺哉四時之運貫徹古今寧有一刻之或停哉而先生之心通乎有形之外矣純乎隱見之間矣則先生之心與四時之氣之運其果有二乎哉其以四佳而名亭者夫豈偶然哉通乎有形之外純乎隱見之間者天德也有天德則便可與語王道矣繼是而位冠廊廟得盡其論道調元之責焉則其神化之妙直有與天地四時同流萬物各得其所者矣嗚呼至哉

非知道之君子烏足以與此哉至若春日載陽尋花
問柳江涵秋影與客携壺畏景金流蔭佳木以受清
飈沍寒綿折倚晴牕以背朝日四時之景不同而吾
之佳興亦與之而無窮者則雖如余者亦所同嗜固
嘗樂之而舉一隅以春而名吾亭矣如天之福卜隣
隙地日操几杖以從遊以翫四時之變態以樂余生
則余之至幸也或謂先生之名亭也其義大哉放之
六合而竆乎萬期矣而子之說則隘陋而固滯且子
以春而名亭矣一偏之甚者也又烏足以語四時之
佳興也哉余曰充塞天地則六合在其中矣貫徹古

令則萬期在其中矣天地四時本吾一氣也又况天
有四時而春無所不包則余於四時佳與之說盖亦
得窺其涯涘之萬一矣是爲記

樂天亭記

樂天亭我　上王殿下時觀游之所也　殿下在位
之十九年秋八月禪位于我　主上殿下迺以農隙
出遊東郊有一邱焉高亢穹隆狀如覆釜名曰臺山
登焉四顧則大江回塘縈紆演洋而連峯疊嶂秩現
層出環邱來朝勢若星拱信乎天作之勝地矣　殿
下命建離宮於邱之艮隅取庇風雨遂作亭于邱上

命左議政臣朴訔名亭訔取易繫樂天二字以進盖
揔　殿下行事之實而寓之於亭名且以志今日之
樂也命臣季良作文以記之臣季良竊惟天者理而
已矣樂則無所勉強而自然合理之謂也盖無極之
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人乃生焉則天理之賦於人
者無不同雖然衆人之生氣禀駁矣物欲蔽矣雖欲
勉強以循天理亦且不能况望其有自然合理也哉
恭惟　殿下天縱之姿首出庶物清明在躬德性常
用是其所行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甞在潛邸勸　神
懿母后之葬則屛棄人事廬於　齊陵之側矣前朝

之季君昏相酷謀我 太祖禍機甚迫則倡義開國推戴 太祖於千乘之尊矣歲戊寅權臣乘我 太祖之不豫挾幼搆亂炳幾殲除安 宗社也輿意推戴 殿下當立讓于 上王尊嫡長也即位以來常以未能朝夕於 太祖爲憂歲丙戌乃欲辭位以遂侍側之志也羣臣死執不可 太祖力止之越三年戊子 太祖賓天不勝慟悼諒闇盡禮及其祔廟時方霖雨 殿下軫念將事之夕天地開霽既卒事三日而雨復作天之相夫孝誠也致愛敬於 上王久而益篤則簡冊所載古未有也繹懷安而不置於法

則蓋遵大舜之全象而不顧效周公之致辟也存三
氏之後俾安生業則公天下國家天地之量即湯武
革命存杞宋之義也事大以禮則再受誥命而天子
每稱 殿下之至誠矣字小以仁則五十年之海寇
頓顙納款而願為臣僕矣至於處宮庭則雝雝其和
承祭祀則肅肅其敬進用忠直黜退奸邪從諫好學
崇儉節用謹天戒而恤民隱凡所存諸身心而現諸
行事者粹然一循乎理而亦非有所勉強而行之蓋
我 殿下之天性然也二十年間四方寧壹倉廪富
實民無兵火天降甘露昇平之極前古所罕先儒所

謂循天理則自無不利者其不信矣乎往歲內禪之
舉則春秋未至於倦勤疾病未臻於廢事又非逼於
勢而有所不得已也大小臣僚庭立痛哭者數日而
竟不能效回天之力一朝辭位如脫屣然蓋亦古今
帝王之所未有也今我 主上殿下聰明孝悌溫仁
勤儉事皆稟命以承付托之重可以紓 殿下之憂
矣樂天亭之所以作也臣觀夫茲亭也春風燗和佳
卉爭發而紅綠敷披暑景流金大地烘爐而清風滿
座秋染江山則明鏡錦屛映帶左右寒雪初霽則憑
軒擧目千里一色我 殿下陪 上王而置酒忘言

相囑 主上殿下周旋乎其間兄友弟恭父慈子孝
愉愉如也天下之樂復有加於此者哉蓋我 殿下
所樂者天理也所不樂者天位也與舜禹之不與焉
者同一揆矣而宗社生民之大計則豈肯頃刻而忘
于懷也若夫鳶飛魚躍於天淵者道之費也大畜之
山習坎之水仁智之所樂也玄渾之運於上也不息
之氣昭矣方儀之静於下也厚德之象著矣而我
殿下怡然妙契於登覧俯仰之間而自樂其樂者則
夫豈筆舌所可得而形容其萬一也哉臣所書者
殿下樂天見諸行事之實也夫見諸行事之實臣庶

之所共知也則其觀感興起於天性之眞而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以盡人倫之道以樂 殿下之樂烏可已也我朝鮮風化之美比擬虞周而王業之永直與卬山江水併久而無窮矣於戲盛哉

送廉參議序

工曹參議廉先生奉使中朝將行也謂余言曰昔吾祭酒成均試八學生凡百人子年甫十五中第二吾固愛之越三年乙丑吾先君知貢擧子乃登第自是往來吾父子之門而情益篤矣自家門淪喪之後交遊之舊情態盡變而子畧無少異吾又信吾子愛之

未為失也今吾之行浩亭先生獨谷先生皆已詩之矣子盍爲序吾之六世祖諱希憲入仕元朝拜中書右丞行省事與丞相伯顏平南宋其孫諱承益位本國都僉議中贊中贊之孫諱僑臣於吾爲祖位門下侍中亦皆出入中朝以揚國美是則祖孫相繼而入覲者凡三世於吾之身又奉使命竊自幸焉第不克肖祖先之是懼子尤不可無言也昔歲戊戌冬先生過余陋巷執余手而泣曰吾之脫於今歲之亂恍若旣夢而覺今之喜吾生還者惟子耳余至今不忘也余嘗恨先生之未遇也久矣玆遇知　殿下旣榮寵

授又銜使命覲光上國雖微公命猶將張之矧今不鄙而囑之序敢以不文辭余惟先生前朝閥閱長於紈綺而脫畧貴美服勤儒素殆若少習天性然也戊辰以來卜居于漢江之濆耕田釣水遺外聲利圖書一室澹如也凡二十有四年矣出處未嘗二其道屈伸未嘗易其節余固景仰之不暇雖欲有言不過稱大之而已耳於是行也何益焉而強贅乎雖然嘗讀孟氏書有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則未嘗不復其言請為公獻焉夫戊辰禍慘矣先生之遁于荒

野艱辛之極信乎苦其心之其身矣惟其志正而氣
一誠純而分定也素位而行囂然自得不顧乎外信
乎必有增益其所不能者矣一朝　殿下嘉其賢擢
置六部之顯秩未幾奉使命朝　帝京天之降大任
也其始於此乎嗚呼脫公於戊辰天意也非智計也
爵公於今日　上心也非薦擧也先生一擧足也不
忘天與　殿下所以厚公之意焉則繼是而任益大
責益重可以光紹祖先之大彝矣其休聲偉烈播中
原而垂後世也亦無疑矣先生其識之今之行也專
對於玉墀方寸地以達我　殿下事大之誠而使吾

邪益被東漸之化先生固優為矣若夫道塗之綿延河山之崇深城郭宮室之壯甲兵舟車之富典章文物之明備凡接乎耳目感性情而增氣象者則先生之還也當謹讀觀光集而深論之是為序

送東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咸公傅霖詩序

東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咸公之將行也求言於交游之舊者容山卞季良舉爵而言曰余惟公講經之精詳處事之明快余所服而縉紳之士莫不手加額嘆賞何敢有一言以塞請耶雖然古之人有官成功怠之戒矣公捷魏科選諫院歷禮刑吏部當 太上創

業之初奮忠獻議蔚爲開國元勲杖鉞于全羅忠清二道所至聲績煥赫入爲議政府參知參賛機務公之仕宦可謂成矣則今玆之行其可以無言耶夫東北爲道壤地之廣非他道所并其州若安邊宜文高咸定預原皆隷永興永興古之府也國家選其尹必有威恵重望可畏信者隷府之州則其沾王化也蓋久然其俗強悍難別固已與他道異矣至於丹青雲吉甲州鏡城諸州則其野人若吾郎敢吾都豆層依險阻結黨仇鋒鑱之屯雜虎兕之與伍撞呼捕好人怒斅國家特羈縻之而已耳禮樂文明之敎未之及

焉嗚呼其圓首横目飢食而渴飲則猶夫斯人也皇降之秉彝之性夫豈異於人哉惜無有治且教之而開其心胥者耳今之行也革裘褐為衣冠變夷夫為詩書化剛梗為和柔優遊乎至治之澤漸磨乎風化之懿相率而為禮義之俗者此公之所當彰心而盡力焉者也嗚呼有宇宙來風氣日開公其勉哉公其勉哉若夫公之勤勞於外慊然於保躬𥙷闕之急而容有北山獨賢之嘆山南來懷之志者則容軒李公所以詩之而慰其心者至矣余不復贅云

送禮部主事陸公顒伯瞻使還詩亭

欽惟 皇明混一區宇薄海内外罔非臣妾 聖天子嗣無疆大曆服修德偃武一視同仁乃以建文二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乙亥遣禮部主事陸公顒以行人林公奉 詔以來賜以曆日錦綺越明年春二月初六日乙未國 君率羣臣出迎于國門外儀仗左右皷吹前導至宮中拜興舞蹈呼萬歲者三禮儀甚謹所以欽 天子之命也陸先生氣專而容秀言溫而色和周旋進退安詳雅重而又修之以詩書六藝之文苟有目其貌耳其言者莫不景慕愛悅之無已亘乎遭遇 聖明從事於春官而流聲實於四

方也奉使專對乃其餘事國之士大夫始榮其至今
惜其去相屬爲詩以慰先生行邁之思而屬余序余
惟吾東方爰自箕子八條之教俗尚廉恥知慕中國
世講事大之禮至我朝鮮益虔忠順　天子嘉之詔
諭坊至賚與稠疊恩至渥也感化之情當益深而奉
職之禮當益謹矣他日立玉墀方寸地獨對　天子
之清問遠人之誠尤有以上達而東漸之化覃及無
窮遐邇一體熏爲太和此先生之所當爲而吾士大
夫亦以此望之也先生其識之若夫道途之阻跋涉
之勤別離思念之懷亦人情之所有顧非士君子知

輕重者之所介于懷也烏足為先生道哉

送行人易公節還京序

朝鮮雖在海外徼得蒙箕子彝訓人知忠孝俗尚禮義尊中國效臣順世守無替矧我 國王天性忠敬臣事盛朝出於至誠時節貢獻常恐不稱撫字之厚奉職愈謹 天子洞見至情綏懷彌篤永樂十八年春 天子念我 先國王恭謹事大追錫美謚曰恭靖仍致祀禮特加慰諭擇將命而展禮者以禮部員外趙公行人易公臨軒遣之俾宣布德音使命至境王使陪臣迓勞于道絡繹相望迓四月初八日使

至近郊 王率群臣出迎于慕華樓導至館俯伏行禮仰承明命君臣祗懽都人父老欣忭相慶所以感皇恩而敬使命也何其至矣及其已事言還朝之士大夫景慕之深惜其歸之亟而莫之留也相與歌詩以贈諉余序余惟禮部揔一代之禮樂行人待四方之賓客其職任之重如此是豈可一日離於 天子之庭今其來也益感 聖天子優待小邦之盛意也况易公秉心端直學術通敏言語容儀亦皆為人儀表豈但使於四方能專對而已耶必將朝夕啓沃補佐 聖德矣先生既歸立玉階咫尺地敷奏吾王

畏天事大之誠繼自今至于永世上下之間誠意交孚俾永被東漸之化豈不幸哉先生其志之

送參贊議政府事柳公奉使朝京詩序

永樂甲午春二月參賛議政府事柳公奉使朝京賀聖節也左政丞浩亭先生詩以贐之從而和者若干篇囑余序嘗思之天下之生久矣治亂之相尋關乎氣運之離合人之生斯世也隨其所值之不同而憂與樂判焉其有値光岳之全當參和之際致身於宰輔專對於四方者噫其不亦榮甚矣乎 皇明有天下混一之盛垂五十年欽惟 聖天子御極接下之

恭守小之仁曠古無比而我 殿下小心翼翼以天
事大朝聘往来罔敢或遑 天子嘉之每稱至誠易
所謂天地交泰上下志同此其時矣誠千載不可逢
之佳會也公於是時居廟堂之高贊機政之密尋奉
使命躬覲穆穆之光其榮乎身而樂於心也至矣豈
可不深自慶幸也哉公以累葉衣冠之胄嚴密確實
之資歷揚中外舉有聲績奉使專對固所優為其得
是也非幸也

圓隱先生詩藁序

天地大矣而人乃一粟於其中形孰小焉古今久矣

而人乃一瞬於其間時孰近焉形雖甚小而有可以
參天地而並立者焉時雖甚近而有可以貫古今而
不朽者焉是必有不係形而立不隨死而亡者矣天
地也古今也苟求其所以然則與人之所以爲人者
初豈有大小久近之可言也哉古之人有見乎此者
矣未嘗不淵氷戰兢於平居之日而卒然遇夫大變
也則有捨生而不顧殺身而無悔焉者盖亦欲以全
夫此而已惟吾座主烏川圃隱先生當高麗之季位
侍中乃能致死於所天而國隨以亡我　殿下嘉其
節義追加封贈謚曰文忠嗚呼先生之一死有關於

人倫世教為甚大豈唯前朝數百年作成人才風化之效鍾於公我朝鮮億萬年臣子綱常之立起於公而已哉我 殿下崇奬節義不掩人善廣大光明之德又將因先生而益彰矣嗚呼人孰無一死哉所謂參天地而并立貫古今而不朽者先生有焉先生為學自吾身心情性之微人倫日用之著大而天地古今之運變細而昆虫草木之名品無不貫至其所超然了悟獨得夫古人不傳之妙者則有非吾東方有文學來諸子所可得而企及也嘗講經於成均也牧隱先生稱之曰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為吾東方性

理之學之祖及其跋三峯先生詩集則有曰講明則同圃隱著述則同陶隱盖深有所服也惟其有見於道者至精而極大故其存諸心而施諸事業者莫不粹然一出於正至於臨大節亦有確乎其不可奪者矣嗚呼盛哉惜其無有微言至論著之於書以詔來學於無窮也詩則餘事也而其存者僅若干篇然皆本之情性該諸物理往往有發其胷中之所得而不能自已者焉後之人苟有知言者諷咏而詳味之則其洞見道體之妙固已躍如於片言半句之中矣豈無得先生之心於詩之外者而亦不恨於來學之不

知也先生之子伯仲氏携是詩以來徵余序且曰陽村權文忠公嘗手校是詩其未盡校者囑諸子又欲爲序而未就也悲夫子嘗學於吾先君而又爲門生則知先君者子矣序惟子是託焉余不獲辭姑敘其所立之卓由其所見之明則求諸是詩而亦可驗者以俟後之知言者云

陣說問荅

或問於臣曰益齋三峯浩亭諸先生所撰與今撰陣法互有不同其詳乃何臣曰三峯所撰盖言習陣之梗槩其詳則未之及焉浩亭所撰與今陣法雖間有

不同者而大意則皆述益齋而已或曰三峯所謂前衝不動後衝先出致敵之說議者多非之且於益齋浩亭所撰未有其說而子獨從之何也曰陣法出於黃帝而備於成周究其本意在不可敗古人所謂周之制繁而曲者是也三峯所謂前衝中軸不動為守兵後衝先出致敵為正兵左右翼旁出突擊為奇兵者自固之計甚周似得古人制陣之本意而非諸說之所及也曰三峯所撰自固之意則得矣然兵家之法深於慮後必若此說敵乘其後何以應之且我國之地平行甚小險隘居多過敵之際雖欲使後衝而

先出得乎縱在平行之地分百萬之衆而結陣前衝後衝相去甚阻敵加於己必待後衝之先出不已緩乎議者之說未爲過矣子之從之何所考而必其然歟曰後衝先出致敵者此據敵至於前而言之一面戰法也若敵至於前而又乘其後此則前後面受敵固有其法矣以至三面四面之受敵亦莫不各有其法何可以前後面受敵之法議於一面戰法乎況遊軍馬兵四出望候彼敵或百里或二百里安有不知敵乘其後而後衝先出向前之理乎遊軍旣候彼敵則前後衝雖阻後衝之出亦何有乎不及之患哉設

使卒遇彼敵其無觸處為前之法乎至於險隘之地應變之術則各有其陣若山澤島雲谷戰水戰等法是已且以五行生克之法論之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北玄武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則彼必以銳陣為前矣而我以曲陣衝之亦合於以水克火之法矣後衝先出之說出於五陣本法古人之立法决有意謂未可輕議也曰後衝先出取其自固之周者則似矣以水克火之說拘於五行恠誕誣罔子不知夫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唐太宗所謂拘忌失於事宜者乎曰何言之易也大抵議法論事當不至於一偏

泥五行者固不可廢五行者亦不可天下之事豈有出於五行之外者乎今且就兵陣一事言之左右前後中非五行之位乎青黃赤白黑非五行之色乎曲直銳圓方非五行之形乎彼以直陣則我以方陣彼以銳陣則我以曲陣兵書所載此類非一蓋取五行生克之理也而可廢乎漢人論次兵書凡百八十二家而定著五十三家分為四種曰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也於陰陽取十六家焉豈無謂歟孟子太宗所言蓋皆有為而言之也孟子見世人之皆以天時地利為重而不復知有人和之為貴故取此三者而分輕

重耳猶孔子取兵食信三者而言先去者也其實得人心之和守地利之險值天時之吉無敵於天下矣太宗之言盖謂諸將之以陰陽拘忌而失於事宜者也太宗問陰陽術數之可廢李靖對以不可廢至陳兵法之最深者曰道曰天地曰將法太宗然之所謂天地者天時地利也曰子既從後衝先出之說矣又謂觸處為前則似兼取乎孟齋浩亭之所撰何其言之不一而無所折衷歟曰後衝先出應敵之常也觸處為前卒遇敵而應變也徒知守常而昧於應變之畧惟務應變而不察古人制陣之本意其不可也均

矣合而言之是乃所以折衝也而何不一之有哉曰
子旣深取三峯之說為得古人制陣之本意然其文
有曰麾色有五旗亦五云者今撰陣法亦述之矣子
反不取而專以旗為指揮之用何也曰旗麾之制大
同少異皆可使為指揮之資然五衛各有方色旗衛
各有五所而所各有旗則旗幟之多固已觸於三軍
之目矣又各有麾其色又同則為大繁亂而必有誤
旗為麾者矣益齋浩亭之所撰便於三軍之習者不
可得而易也曰益齋三峯浩亭於前後左右皆以軍
稱之惟今撰陣法改軍為翼其予皆不取乃易以衛其

亦有說乎曰此無深意三先生之所稱因舊文耳今撰陣法盖避上國五軍之號也不可不取但翼字之義本取於鳥只可稱於左右而已移於前後與中則為未安此所以易翼而為衛也曰三陣之法或以左前軍為一陣而在左右後軍為一陣而在右或以左後軍為一陣而在左右前軍為一陣而在右子取左前為一陣之說何也曰兵陣之法必以右轉故直行則右進於前左退於後三陣則前退於左後進於右其義一耳轉陣受敵亦皆右轉不可紊也曰結陣應敵之法至此而已乎曰使三軍之衆目習見旌旗之

色耳習聞金鼓麾之聲手習持兵械之用足習步趨疾徐之節心知刑罰之罪賞賜之利教閱之法此其凡也夫然後因地變形而陣無不堅隨機應敵而戰無不勝豈可膠於一定之制耶曰軍陣之事孔子以為末學孟子以為大罪何也曰此亦有激而云爾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見聖人而問陣好戰之志著矣孔子所以托以末學不對而遂行也孟子之時天下方急於戰爭之事爭城爭地殺人盈野生民之塗炭極矣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善為陣大罪也者蓋亦救時之言也學者於聖賢之言當虛心悉意以審

其旨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論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國雖大好戰必亡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兵之禍此其語意不至一偏而又有抑揚輕重之分焉其克詰爾戎兵周公之告成王也張皇六師召公之戒康王也以周召之大訓叅孔孟之格言兼考乎司馬胡氏之說焉則古人論兵之意蓋可得而見矣臣季良旣撰陣說又書所嘗論辨取舍之義仰塵 聖鑑伏惟賜覽裁擇焉

孝寧大君字說

孝寧大君語李良曰名必有字古也吾名補子章字
之且著字說吾欲觀之以自警焉李良不敢辭嘗觀
易之繫有曰善補過也者矣詩之雅有曰袞職有闕
維仲山甫補之者矣能補已之過然後能補君之闕
其序不可紊也請以善叔為字盖善者天命之本然
人所固有者也非由外鑠我者也堯舜也塗人也無
以異也雖然氣稟拘之於前矣物欲蔽之於後矣是
其所行或不能無過差矣此又衆人之所不免也仲
尼盖傷之眷眷焉著之於易所以為人後慮至矣嗚
呼人雖有過以善補之斯可矣故稱湯之德者有曰

改過不吝周公不免於有過孔子幸人之知過且自
謂可以無大過聖人尙爾況其他乎始也以善補過
終焉入於無過之地矣夫然後袞職而是補明命而
是賦無所處而不當無所往而不達以至於兼善天
下其神化之妙直有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矣余惟大
君以溫雅文明之資篤孝悌忠信之行處崇高之位
好學不倦早以自牧畧無一毫驕矜之色於乎賢哉
而猶且不自足也徵言於余欲以自警古人所謂謙
尊而光不恥下問其大君之謂歟大君年未三十其
學問德性之美有如此者他日所就其可量乎

獲 太上殿下之慈愛 主上殿下之友愛而儀範
宗室輔養 上德長守富貴與國匹休於無窮也無
疑矣豈不美哉余於聖人之賛易雖嘗誦之而未嘗
窺其涯涘何敢有一言以行其旨乎但與人爲善之
情本乎秉彝之天也故於大君之問不勝感激謹獻
序若說而系之以詩曰
人苟有過善以補之過而旣補格君之非體用一原
先後則宜勳業之盛聖賢同歸自天福祿來下孝爲
賢哉大君惟善是師惟忠惟孝念茲在茲學問之勤
惟日孜孜心乎愛矣出於秉彝愛莫助之祗以矢詩

春亭先生文集卷之五

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永樂七年八月日封事

臣季良稽首頓首百拜上書于 主上殿下臣近以拜掃回自松京竊聞 殿下欲行內禪之禮寢不能寐凌晨詣闕輒陳畢抱心鬱情急辭不能悉又慮中官未能具奏所以今復為書敢干 睿聽竊惟 殿下即位以來蓋十年于茲矣一言一動必皆中節羣臣百姓孰不心悅而誠服也哉今 殿下內禪之事思之反覆百周千折無一可者臣請得以條其說
殿下自以為老耄而倦于勤耶春秋甫過四十而骨

感矣自以為疾病而未能親餃耶雖閭巷匹夫苟有
疾病人必有知之者矣豈有　殿下君臨一國而羣
臣不知者哉　殿下自以為否德而退避耶　殿下
即位以來亟下求言之教惟慮民生之休戚也置申
聞鼓蓋恐下情之壅蔽也每遭水旱之災軫念稼穡
之難側身自責撤膳憂慮殆至失豫者數矣敬天愛
民之誠曠古無儔至於刑罰尤所欽恤十年之間雖
變故屢作而輒皆肆赦蓋有負罪而幸生者斷無無
辜而枉死矣　殿下好生之仁嗚呼至矣即文王之
不敢遑寧咸和萬民大舜之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之

義也雖甚親近而不爲所昵雖甚疏外而咸得其情
沉機先物　睿謀絶人猶日咨諏善道兼聽廣納即
湯之居上克明舜之好問用中之事也臨御之暇樂
覩經史孜孜亹亹卷不釋手每至夜分游心恬澹究
求治道古今治亂興亡之迹洞然於胷中而詞藝筆
札之好無得而入焉　殿下之好學即高宗之終始
典學成王之緝熙光明也嘗沉湎荒淫之戒若盤遊
奢侈之欲廓揚文教綜理軍政早建立而預諭敎嚴
內治而教戚屬莫不各得其道焉則三代以下之所
無也　殿下每以戊寅之事罪己責躬嘗命臣權近

筆之於文昭告于天　祖聖昊禍之後不勝感愴言
輒泣下又嘗朝啓言於羣臣常自痛心而不能自置
臣盖嘗思之矣戊寅之事盖父子君臣之變也　殿
下之擧非得已也處變而不失其常者也恭惟　太
祖以至德隆功代王氏四百餘年之業而富有一國
矣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創業垂統傳于子及孫期至
無窮者豈淺　祖聖之慮耶亦天之意也古人論創
業守成相爲難易夫高明繼體光大祖烈聿非綿力
小才之所能彼昭悼君者其能然乎乃何一時大臣
不能力陳大義以長以賢而定儲嗣以建萬世不拔

之基因仍苟且馴致戊寅秉 祖聖之不孫而謀剪
宗支遂誤社稷也哉設令古之人遇此其將何以處
之意者其亦必不為權奸之所陷也的矣舜於父子
間尚且大杖則走亦不失為大聖也申生惡傷父志
不能明驪姬之罪而自縊君子不取目為大仁之賊
矣況此剪除宗支之謀出於權奸而為臣子計者不
能申明大義以正權奸遂誤 宗社之罪以成 祖
聖垂統萬世之計而姑息逡巡竟陷於權奸之手而
莫之知也則其得為忠乎得為孝乎向使其計得遂
而昭悼君孫立則朝鮮 宗社萬世之計難乎言矣

我 祖聖戊寅以後十餘年之榮養其又可保耶嗚
呼危哉 殿下即位再變 帝命使天下四海知東
方 李氏起為朝鮮之 始祖矣繼 始祖之志而
定鼎新都矣及至宅憂不勝哀痛諒陰不言務盡三
代以下未能行之制喪葬致其禮祭祀致其誠請于
上國而 帝為贈謚且致奠禮嗚呼 殿下之於
太祖其孝至矣其功大矣然則戊寅之事豈非天
厚 祖聖是誘 殿下靖難定社以隆大孝以求洪
祚而亦非人之所能為也歟或謂 殿下戊寅之舉
與唐太宗之事相類臣曰不然建成兄也太宗弟也

旦太宗自立爲太子矣　殿下則推尊　上王其言
固不可同日而語矣又況厥後太宗親覽國史乃自
比於周公之安周季氏之存魯而曾無自責自艾之
言矣戊寅之事實爲　宗社生靈之福也　殿下則
頃乃負罪引慝痛自刻責至曰欲保性命非有他心
明白說出　殿下之心廣大光明直猶青天白日正
直之至㬥白於人悔責之功上通乎天夫豈傲然自
聖如太宗所可得而企及耶是又安可同年而語哉
雖然古人謂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留在心胷
爲悔惟　殿下寬綽厥心恢弘治道以荅惟天惟

祖付托之意臣子之至願也今 殿下此舉天命之
所不佑上國之所必責 祖聖在天之靈必且震怒
宗社山川之神必且恐恫宗親大臣百僚庶民莫
不痛憤中外洶洶罔知所爲違天理逆人情莫此爲
甚嗚呼曾謂 殿下英明冠古而欲爲此舉乎意者
殿下念災變之多備禍甚深慮患甚密所以修省
畏避而興此念歟則臣竊爲 殿下不取此念之興
適爲禍患之階耳備禍慮患而興此念正猶惡醉而
強酒也其可乎此念之所以爲禍患之階者則難言
也大抵天下之事安有違天理逆人情而吉者哉考

之歷代驗之前朝可以監矣書之召誥有曰今天其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臣斷然以為國家治亂
安危之機在此一舉也臣於平日讀書至論先王享
國或七十年或六十年或五十年四十年未嘗不以
有望於　殿下豈期　殿下享國甫及十年而遽為
遑避之計不念惟天惟　祖付託之重百億萬姓哀
痛之切耶抑　殿下此舉非徒不可亦必不能為何
者凡國家之事必君臣合謀而後能有所濟小事尚
然況於以國家相傳乎使在朝羣臣苟皆無知而不
忠也則　殿下此舉容或可成如稍有知而且忠也

則必皆從義而不從君矣　殿下此擧誰與而成之
若乃縱威肆虐不畏神怒不顧民怨憤然必爲此則
夏桀商受秦始隋煬之所行矣而謂　殿下爲之乎
殿下懼天灾地怪之層見疊出則延訪羣臣日聞
直言脩明政事以對上天仁愛　殿下謹告之意使
雖有其灾而無其應可也憂禍亂之萌則當益收攬
權綱明炳幾微而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行義所
載甚詳至悉朝觀夕覽時復思繹可也慮疾病之生
則平心易氣頤養太和約情節欲保定正性諸方所
著其說多端萬機之暇采擇服行可也疾病之生禍

亂之萌 殿下所當深慮而預防也其要惟在於廣
咨訪而精擇也竊惟 殿下開國於壬申定社於
戊寅制亂於庚辰眞所謂天錫勇智首出庶物而不
世之資也誠宜明目達聰考古論今乾開坤闔春生
秋殺整頓綱維詳明節目直使天地之大皆隨於運
轉萬世之久皆入於維持不宜深沉恭默憂愁抑鬱
悒悒無聊或時涕泣而至爲此擧也臣於前月二十
九日在闕庭竊聞中官傳 命曰寡人爲心之難外
人誰得而知之因爲泣下臣固嘗痛心而刻骨今又
不勝憤懣敢進此書且疏其凡未盡其曲去十五日

夜夢見 殿下提臣之耳而與之言潛邸舊學時事
昨日之夜夢見 太祖近不盈尺語及宗社大計臣
雖迺拙真誠之積豈無所感而然歟區區方寸上有
天日古人有言曰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感加四海
而屈於匹夫蓋至論也伏望 殿下恕臣狂直憐臣
危懇允臣所言上以慰惟天惟 祖廟社之神下以
副勳親百僚萬民之望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萬世
幸甚

永樂十三年六月日封事

右臣李良謹言臣伏讀 教旨有以見 殿下遇災

之言之意至濬功矣臣竊自念士之生斯世也幼而
學之壯而欲行之也然時有治亂命有窮達懷才抱
道老於山林者不知其幾也苟値明時言路大開則
雖以草野之臣尙且排雲叫閽以發其胷中之所蘊
矣况於在官者乎如臣者以積年憔悴之餘生童子
雕篆之末藝謬蒙大恩驟登兩府官淸祿厚心廣神
怡浩乎如御風而遊八極恍然若齊翮而上靑冥實
爲稀世之遇矣中懷自念何以上報 聖德之萬一
且未嘗親軍旅奔走之事以效其力未嘗執簿書叢
冗之務以勞其心誠宜考古論今進言獻議以備淸

諄之省覽況今承　教言事尚後諸臣雖抱誠心於事何盍念臣之罪無地自容然臣素抱疾病困於中暑不能勉強以及期限今具一二條件以錄于後願於政之闕失民之疾苦似不別白然臣竊謂帝王之為天下國家當審其治體之本末緩急以定其規模其或致治之效偶有未備天人之間偶有未和亦當守之以專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以疑貳沮之也若謂今之旱災某事之失若行某事休徵即至則非臣之明所能及也　殿下之小心恭己敬天愛民可謂至矣未之前古蓋亦稀有但奉行者未能上體至懷

以致陵夷者則蓋有之矣臣故斷然以爲當今之世
有君無臣非謏言也 殿下迺以旱灾自責撤膳憂
慮未言甚切臣以爲此乃天心仁愛 殿下以陛
殿下之志也即位以來垂二十年民安物阜兵寧韜
戢昇平之極近所未有雖然宴安既久驕逸必生令
日之憂勤惕慮實爲永世長治久安之本也所具條
件其一曰愼調攝其二曰基天命其三曰廣咨訪其
四曰謹事大其五曰厚民生其六曰御羣臣馭雜夷
剌議論無次烏足以仰煩 聖覽但區區之誠有不
能已無任戰汗之至謹言

愼調攝

臣竊謂人主一身上天之所眷命 祖社之所付托億兆臣民之所仰戴嗚呼其所係豈不至大且重也哉古者置太保小保之官蓋以保其身體也一日萬機紛然叢雜聽斷之勞固已至矣然此猶外也保于未危制于未亂千詐萬慮交萃于中爲心之害其可旣耶則調攝之方不可緩也然怠惰暇逸者又非調攝之道也古人有言曰主靜則悠久惇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至哉言乎願

殿下善養身心調護玉體勿至於大勞勿歸於大肆凝傾中和導迎善氣至於衣服飮膳言笑起居莫不撙節保惜以適其宜金石之餌漢唐之君所以速禍固所深戒雖於常服之藥亦當慮其大熱大寒能誤血氣擇其平和宜於榮衛者可也藥不得其宜又不若勿藥之爲愈也李鵬飛三元叅贊延壽孫眞人養生等書雖其論議各隨所見不無偏駁然其有益於人者亦且不少皆不可以不之考也恭惟 殿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於調攝之方內外本末固已熟慮而篤行之矣似非失於將理積年呻吟如臣者所

得以獻言也然臣身已矣豈可以先於臣身而遂不以告於 殿下耶臣苟聞 殿下少有違豫則驚悲倍常不勝憂懼者數矣況今憂旱之極想必有乖於攝養者敢以此說先之惟 殿下留神焉

基天命

臣聞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天維顯思日監在茲此言天之體物而無不在也天命不已天難諶斯此言天命之無常也維天無親克敬惟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言天命可常之理也古之人伊尹周召之告君也一則曰天命二則曰天命丁寧反覆深且切矣高

麗之季王德衰矣民心離矣天命去矣五百年之王氏令轉爲李氏矣洪惟 太祖誕膺景命草創洪業以授 殿下則持守盈成深思長慮承籍天命凝定天命以開億萬世之太平者正在今日詩人之頌成王也以爲夙夜基命宥密此之謂也然所以基命者非才力之所爲也智術之所及也惟在從事此心也於敬德而已矣此心之體上下四方虛靈洞徹本無天人之異顧乃汩於私欲而自小耳靜而操存焉則鑑空衡平渾然無外而萬物之理莫不統於其中矣鬼神不得而窺矣動而省察焉則如鑑之照人如衡

之稱物姸媸輕重纍然有倫而萬事莫不各得其宜矣此迺聖學敬德之功基命之要而非漢唐諸主之所能也雖然人莫不有此心矣有此心則必有此體用矣一頃之存亦所以立本也一念之察亦所以達用也漢唐諸主雖未能如古昔聖人體用之全然隨其所得不無高下淺深之可議者焉而歷年之久近世道之升降隨之矣又豈可以此專目爲二帝三王之學而莫肯用力也哉苟爲不然則必使此心之體冥然皆昧如木石之無知此心之用紛然馳騖而罔迷亂而後爲後人本分之事哉其不可也亦明矣[illegible]

惟 殿下聰明睿智剛健粹精眞所謂薄漢唐而不
居者矣而好學之誠曠古無有實爲吾東方萬世之
福也雖生叔世不得親見二帝三王之聖而學其學
焉然帝王之學具在方策 殿下固已神會而心融
矣誠宜緝熙以致日新之功以極體用之全以基億
萬年無疆之命也願 殿下於萬機之餘靜夜之分
羣物閒寂之時將詩之文王大明書之伊訓召誥多
士多方等篇反覆咏嘆沉潛翫味宛然如伊尹周召
在於左右親見其人而親聞其語則精神凝歛聖敬
日躋而所以資夫基天命者愈嚴而愈密矣古人有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周家基命八百年之訓也惟 殿下潛心焉

廣咨訪

臣竊謂咨訪羣臣者實爲治之要道也雖然人主之不能廣咨訪者有三人主處九重之内崇高尊大無與比隆訪接近臣躬親政事尚所難也況能廣延庶士以聞讜言乎此非獨人主然也宰相大臣亦且難之矣故後世獨稱周公三握三吐之勤爲大聖也況人主乎此一也廣接羣臣固人主之所難而又有奸憸之徒或懷專寵之計或挾不測之心說於人主曰

人主之尊嚴崇重臣民畏服者以稀見其面也若日接群臣則狎而不尊不尊則民不畏矣此趙高誤二世之術也人主落其術中不悟其非遂以爲然然此二者皆昏庸之主之所爲也雖英明之君亦有所不能何者夫英明之君其天資之高學問之精博智計之超絶固已出於億兆之上萬萬矣而又貴爲帝王運天下國家於掌上目中已無群臣矣凡咨詢者欲聞所未聞也知所未知也爲國治民之要也群臣之進言其能言明主之所未聞所未知乎爲國治民之要而切中時務者乎且其迫於天威逡巡畏縮足將

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至其出言又皆無用之空談迂誕之生語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補益之有哉明主之心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出戶庭而天下可知也何必區區以廣咨訪爲哉臣所謂雖英明之主亦有所不能者此也雖然天下之善無窮而聖賢之心亦與之無窮矣以多問於寡以能問於不能顔子所以爲亞聖而諸弟子莫能及也夫以陋巷匹夫而尚然况處億兆之上而治萬機之務者乎大舜好問禹拜昌言蓋以此也夫以大聖而且然况其下者乎漢唐以來號爲賢主躋世小康者莫不以

咨訪羣臣樂聞善言而致之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豈不信哉厥今設朝啓之法
以聞公論近又下教令各司皆得自盡咨訪之道可
謂廣矣然恐皆無以從容詳密以盡羣下之情而聞
其至論臣常面奉玉音以製教旨有曰或實封以聞
或直來親告者則求言之誠可謂切矣然直入親告
者果誰實封以聞者能幾今也若倣唐宋故事置受
書匱於殿側俾不識字者守之以受實封隨即轉達
勿令稽留一刻且命某品以上更日輪對俾言攺之
得失民之休戚以為恒式則羣臣之情畢達於上而

咨訪之道無遺恨矣或曰置一鼓而擊之者甚多尚不勝其煩也今置受書匱又令百官輪對獨不念殿下聽斷之勞乎且今上有 聖主朝無奸臣咨訪之道不必如是其察察也臣曰不然雖有聽斷之勞而無壅蔽之患壅蔽之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且陰陽無全消之理十月純陰也而未嘗無陽故謂之陽月四月純陽也而亦未嘗無陰但聖人不言耳姤之爲卦一陰而已聖人已寓其扶陽抑陰之義焉其慮之也至矣況人心無常惟時所遇古人有倦惰忽唐者矣盖畜猫則鼠不耗畜狗則盜不至咨訪廣而

讒言輻湊則憸邪不得遁其情奸雄無以施其術矣羣生之休戚庶事之得失安有不白者哉謂以聽斷之勞而欲廢咨訪者可謂智乎惟 殿下裁擇焉

謹事大

臣竊謂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之不可紊也則事大之禮固不可以不謹矣大小之勢如白黑之不可以相混也則事大之禮亦不容於不謹矣臣之少也壬戌癸亥年間聞人之言曰 帝將有事於高麗東唱西和日新月盛至于戊辰而稱兵猾夏是一國之氣遂矣得無變乎數十萬之兵足不履遼境而回軍之

旃舉矣天命人心歸附于我 太祖矣蓋舉大逆而詭大順也開國之後癸酉年間國人又有致疑於上國者其說未息至丁丑年間收品田於億萬庫俾三軍以習陣圖歲至戊寅攻遼之議復萌而變又生焉猶幸 太祖聽用政丞趙浚之獻言其議雖萌而其事乃寢使吾東民之類不至於靡爛臣嘗思之天下大矣人民衆矣天命一人以主天下四海萬國朝聘會同億兆民庶奔走服役夫豈偶然哉且仁義之人辨事之是非而行之智謀之士審事之利害而圖之攻遼之舉以下逆上得為是乎以小圖大得為利乎

古人有言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彼驪興之主必惡其臣之不恭亦必不顧其臣之不忠矣曾不自反乃以事上而施於人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臣又思之臣等所以蒙 殿下之德者有二何者若中國板蕩四海糜沸羣雄角逐竄冦殘兵逼我西鄙則徵兵運粟連年浹歲相繼於道路其中變故不可勝言臣等雖欲安居飽食其可得耶此一也 帝雖削除羣雄混一四海若不諒東人臣事之誠赫然震怒欲加之罪興師動衆則雖鷄犬亦有不得而寧者矣況臣等乎今臣等所以飢食渴

欽冬裘夏葛高枕晏眠歌咏太平者可不知其所自
耶謂帝力何有於我者其亦不思之甚也是宜夙興
夜寐稽顙祝壽之不暇何有於他志古人有言曰形
於言人得而知之萌於心鬼神已得而知之蓋至言
也是則逆上之言非徒不可出諸其口亦不可萌之
於中矣攻遼之擧逆之甚者也蘖於事則戊辰之大
變作焉形於言則戊寅之小變生焉天之顯應厥惟
顯哉臣又思之夫有事於我國 帝必無是心也若
勸之征者則必有之矣然勸之勿征者亦必有之矣
勸之征者則必曰蕞爾小國介在山河其俗輕矯嗇

殺朝廷之命吏矣嘗欲舉兵而攻遼矣今不取必爲中國憂幸今四海乂安天兵所指望風奔潰遣一良將帶甲百萬以討之且以水陸挾攻則囊中之物進退無所據矣勸之勿征者則必曰帝王之待夷狄來則撫之去則勿追羈縻不絕而已雖或有罪置之度外可也其國雖小其地甚阻其俗知禮義且長於戰鬪隋煬帝唐太宗皆親舉玉趾率百萬之衆而攻之困於安市敗於薩水爲天下萬世之笑矣雖舉兵而攻遼尋即罷軍雖殺命吏非其國主之心也朝聘往來無敢或愆因撫而有順且無事爲此言者其知安

中國待夷狄之道乎 帝惟無心於我國故勿征之
說得以行焉混一以來垂四十年彼此晏然恭惟
殿下天性卓越聖學昭融其於君臣之分大小之勢
洞若秋毫一心臣事人無間言所以 殿下登極之
初卽加誥命越明年賜以冕服秩比親王賞賜之來
史不絕書又值正朝節日接見使臣每稱 殿下之
至誠猗歟偉哉君臣和而夷夏混矣上下交而天地
泰矣實爲千載不可逢之嘉會也嗚呼 殿下事大
之誠至矣盡矣伏惟 殿下執此之心堅如金石信
如四時無怠終始以順天命以立人紀以定民志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萬世幸甚

厚民生

臣竊謂天之立君蓋爲民也故有曰如保赤子視民如傷言其愛民之心也制民之產使足以仰事俯育言其愛民之政也有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御六馬無得罪於羣臣百姓皆言民之可畏也夫奔走寒暑終歲勞苦以養其上可不愛乎天之視聽常自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可不畏乎故必先鰥寡孤獨者文王之政也先知稼穡之艱難者周公之訓也今

殿下側身憂旱乃以民生疾苦下咨羣臣臣自筮仕

以来未嘗一日於外民之疾苦何敢知之然臣嘗思
之今之言民弊者多矣然皆不可遽從其言何者臣
請以一事明之歲在己丑夏六月　下教問民生之
休戚皆户給屯田為未便其冬以備粮餉廣儲蓄
下問則皆以户給屯田為可行非以時殊而事異也
人之論事率多類此安可遽從其言乎大抵今言民
弊者不過十餘條必須一一開寫何者可除何者可
因可行者何事不可行者何事逐條擬議深探其本
而詳究其源至精至當然後勒成一代之典以袪積
年之弊可也厚民之生此其先務也苟為不然雖日

革弊亦未免於朝令而夕改已罷而尋復矣恭惟
殿下天性仁厚即位以来宵衣旰食惟以民生之休
戚為念崇儉節用不違農時養民以惠築堤堰以備
旱潦置義倉以濟凶荒愛民之心至矣愛民之政擧
矣苟值水旱撤膳惕慮或至失豫其懼天灾恤民隱
之誠漢唐以下之所無也願 殿下益以厚民生為
心念茲在茲凡可以厚民生者靡不行之民生厚矣
邦本固矣年代之久長天命之保佑亦不外焉伏惟
殿下宜盡心焉
御君羣臣

臣聞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而止耳庶官萬事莫不各得其宜焉此人君之所以勤於求賢逸於得人而坐享長治久安之利也雖然此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也何者三代之民直道而行者也周公之相成王忠聖之臣也尚不免有流言之變天下洶洶王室幾搖降及後世其可行乎臣竊謂權者天下之所畏也利者天下之所求也權利之柄不可一日而移於下矣人主至寡也羣臣至衆也以至衆而服役乎至寡者蓋以權利之在乎上也而移之可乎古人有言曰可愛非君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臣自十三四時已

能誦說然不知其味也至年三十始得其意又七八年乃大曉悟深服古人之先覺也嘗思之臣子之忠於君父者甚順甚易而且安也反是者甚逆甚難而且危也然或為彼而不為此者其有由矣蓋權利之柄或移於貴臣或移於左右彼天下之人惟利是求惟權是畏者其常也竊人主之柄者誘之以重利威之以權勢勢不得不歸焉其能識君臣之大義不怵於威不誘於利挺然獨立者罕矣雖間有之又必百計中傷或短於上而逐之苟不得焉必嗾臺諫之爲鷹犬爪牙者見過多端使之傷心畏罪自求引退此

陰中獨立者之至術也於是忠臣志士無容足之地
矣則父詔子兄教弟朋友相勸靡然趍之然後肆焉
奸憸情状歷代一轍人主孤立於萬人之上雖日至
明以照奸然或得於前而失於後或明於此而暗於
彼鮮有不落其術中者矣臣每觀胡氏之傳春秋朱
子之作綱目眞德秀之衍大學皆以人君存心寡欲
敬天勤民為本而尤眷眷於奸憸之情状三致焉欲
萬世人主之警省覺悟以保長治久安之業於無窮
也其忠大矣惜乎當世之君竟不能用而徒使後人
撫卷而太息也夫今之時非古之時也今之人非古

之人也雖然天理之在人心萬古如一日雖以高麗
衰季之極而見危授命有如侍中鄭夢周者矣才得
七品之官而終身不貳有如吉再者矣況於聖明之
時乎雖閭巷之夫同心出塞有急難相死之理況於
君臣之間乎苟人主誠得御臣之道與術孰肯捨其
甚順而從其甚逆去其甚易且安而就其甚難且危
者乎何謂御臣之道愛與公而已矣愛則人心順公
則人心服既順且服於御臣乎何有杜天下之私忌
破天下之私許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
而親用之此則御臣之術也苟權利之所在雖於貴

臣左右而羣趨之况於人主乎使在朝臣子苟得一
命之榮矣皆曰吾君之德也衣於斯食於斯寢於斯
皆吾君之德也人人之心輻湊於上矣加以俯就咨
訪如臣所謂雖其空談生語有不足聽亦且優容使
人人之言畢達於上則奸憸之徒非徒不能肆志反
無容足之地矣故人主御臣莫大於照奸而尤莫大
於使不能為奸也古人又有御相臣易御將臣難之
語而相臣有重臣權臣之異重臣不可一日而無也
權臣不可一日而有也將臣有賢將才將之異御賢
將以誠御才將以智其大要皆不外於臣之所謂御

臣之道與術也恭惟 殿下英明冠古睿筭絶人其於御臣之道之術固已洞見而羣臣之邪正魑魅難逃於禹鼎矣安有容奸宿詐而莫之知乎苟已知之勿泥於私恩斷以大公屛諸遐方公道幸甚 殿下垂察焉

請築堤堰上書

臣某等言臣等竊謂有國之道莫先於足食足食之要惟在於務農農之於國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根誠不可或廢者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積三十年之國用然後水旱不能爲之灾

故國無三十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前朝之季豪強
專恣公室衰微用度浩繁倉廩虛竭亂之極也洪惟
太祖首正經界以贍公私顧以草創未久軍國之
須尚未富實惟我 聖上持守盈成潛心聖學洞見
吾道源流之正異端學術之差儀章法度動遵禮制
大革內外一切淫祀沙汰禪教各宗寺社凡無名之
費悉皆停罷惟以敬天愛民崇儉約斥華侈爲務以
節國用以廣儲蓄今內外積倉之數至三百九十餘
萬石吾東方前古所未有也直與漢文之時太倉紅
粟陳陳相因何以異哉雖然東方之民本無恒産如

遇凶荒一仰於官近者丙戌年春永吉之飢是已其或不幸有淡歲之水旱則東北之民之轉乎溝壑也必矣以此觀之今之蓄積亦未可謂無水旱之虞而農政之修不可緩矣農之為道必使地無遺利人無餘力然後可期其效也今諸道之內有可興水利以作良田者無處無之多者至千餘結小不下百餘結古之堤堰遺跡尚存者蓋亦有焉顧皆荒廢而莫之修復臣等願令諸道監司審其道內可興水利以作良田之地及昔有堤堰而今廢者幾處其地可為幾結可居幾口詳錄以聞特命諳鍊農事者往行踏驗

及今年秋築堤堰修器械以備来歲耕作之資而以
革去寺社藏獲丁壯者幾口移置其處且給其粮俾
種兩麥仍蠲其貢使自安業以作公田置監董之則
不四五年的有實效矣寺社藏獲之屬司者數萬餘
口歲收廣布口一疋亦何補於足食耶古者上農一
夫食九人其次八人又其次七人下農乃食五人矣
今且以下農為率一千人耕之則餘四千人之食二
千人耕之則餘八千人之食耕者至於萬人則餘四
萬人之食矣其為國用之資不旣多乎或謂古之人
能興水利以治田者不可勝數若史記之溉鄴衛國

之隄堰文翁之穿煎腴馬臻之築鑑湖是已至若鄭當時之於漢請引渭水三歲乃通其亦可謂勞矣然且行之者誠以民蒙其澤國賴其利也況若今日臣等之請乎茲事也只在於相地之宜不宜經畫之精不精勸農之勤不勤如何耳苟得其人相地之宜畫經畫之法致勸課之勤則實爲國家無窮之利也的矣其經畫溝洫瀦洩導止以備水旱者古有成法世莫能行頗稽諸方冊酌乎土宜從而施之必得其效舉鍤決渠爲雲爲雨衣食億萬之歌將復作於今日矣臣職備農官曾無毫補姑以區區管見仰煩俯採

惟
聖上裁許之國家幸甚

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太宗朝

春亭先生文集卷之七

永樂十三年封事

當館申言臣等竊謂學校風化之源而人材之所出也稽之於古夏有庠殷有序周有學而三代之隆後世無及焉雖以漢唐之治其君尚有臨雍拜老者矣大召名儒增廣生員者矣信乎學校之興替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 善惡隨之矣我朝自開國以來經綸草昧日不暇給 殿下即位崇設學校養育人才遣冑子以入學增教官而傳經持盈守文之道可謂至矣然而教養之方選擧之法尚未悉備故縫掖之徒

宂妄自放或聚或散或作或輟誠非居肄成事目說
月將之意也願自今生員會入國學者申明圓點之
法數盈三百方許赴館試不許赴鄉試其新生員幼
學及從仕子弟外不許赴漢城試開城試京畿及外
方鄉試一禁賓貢不使糅進永為恒式則將見生徒
日進而齋舍不能容道學日明而人才輩出致治之
隆可以軼漢唐而追三代矣伏惟 殿下裁擇施行
竊惟史官之職在人主左右記言記事傳之萬歲職
親地邃自古常選館閣之名臣若代言者即備之故
曰儒林重選自前朝至今未有以郎將中郎將司直

副司直而帶是銜者惟前朝叔世有以郎將而兼司憲糾正者班在從六品之末與通禮門祗候等及國初故文忠公臣趙浚為相改糾正為監察陞正六品遂不復使郎將兼之監察尚不使郎將兼之況史官乎在亂世尚未有以郎將中郎將而兼史官者況昭代乎厥令本館奉旨撰 太宗實錄揀選諸儒增置僚屬雖臣等資乏三長而忝為之長然豈可以臣等之庸劣小其任哉臣等曩以安修已始拜副司直不勝痛心即令俞尚智詣承政院 上達改修東班例已定矣伏覩今月初六日批目又將臣等所選前署

令李萬幹授司直監察康愼授副司直兼記事官臣
等竊謂西班五品以下工匠賤隷皆得與焉今乃使
秉筆之臣比肩雜處可乎臣等方修 太宗實錄
聖上待遇之異夐出前古盖重 太宗之實錄也向
也金宗瑞李審俱爲吏曹正郎而皆兼記事官吏曹
上請除一員兼記事官 上不聽乃止是則吏曹固
知 聖上重史官之意矣乃以無前之例授副司直
於修巳至煩 上命改除東班今復如此掌選者必
謂東班務劇難以無授然國家每設諸都監各色其
使副司判官若別監皆以朝官充之未聞有以東班

務劇而改授司直副司直者也至若都官員郎分房
決訟其務最殷而今張修以都官正郎爲江原都事
蓋亦有日獨於修 太宗實錄之史官乃有此議乎
又況以六曹正佐郎差外方首領官者比比有之是
謂此修撰實錄之任反不及諸都官若首領官乎其
不可也審矣臣等伏望 特命吏曹改授東班淸要
之職定爲成典以昭盛朝右文崇學愼擇史臣之義
公道幸甚臣等職在史官敢不直言以紓 聖聽但
欲勿示左右俾添忌剋云耳臣等無任惶悚之至謹
言

永樂十四年丙申六月初一日封事

臣李良伏覩 殿下遇灾而懼修省戒謹敬天之誠至矣勤民之義盡矣如臣者無他才能惟以文墨小技過蒙知遇致身兩府坐費厚祿無所裨益今茲天灾示譴 殿下軫慮所宜論事獻言以備省覽職也然欲出言以勸 殿下之省慎弭灾則 殿下之憂勤曠古而無有矣 殿下所憂者盖慮億兆之人無衣無食而或至於飢寒也臣之所慮者又恐 殿下過於憂勤失寢忘飡而或至於違豫也臣於往歲之夏謹上六條先之以謹調攝一節而拳拳三致意焉

者蓋以此也 殿下其亦深考之耶臣非諛也臣之
所存正如此耳雖欲出言以陳政治之失民生之弊
則羣臣之進言者固已枚舉而無遺矣臣又豈敢掇
拾陳腐以煩 天聽也哉若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
所未言又豈如臣者之所能及哉然今天灾方殷人
心大恐無他高談異論且就目前禱雨一事言之今
禱雨而不於天臣未見其可也夫雨暘燠寒風皆天
之所為也其時與恒則人感於下而天應於上者也
然又有氣數之適然者矣今之旱灾氣數之適然歟
人事之所召歟氣數人事相參而然歟臣皆不得而

知然其感通之機實在乎天而不可以他求爲也先
儒傳曾論者謂雩祭天禱雨之處云爾則古人之
禱雨必祭天也明矣今禱雨而不於天可乎或曰誰
不知禱雨於天之爲可乎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
川王制也禱雨於天非僭也歟臣曰天子祭天地者
常也禱雨於天者處非常之變也古人有言曰善言
天者徵於人臣請以人事明之有人於此欲訟其事
不之刑曹則必之憲司刑憲上其事國制也事急情
至則直来擊鼓以達　天聰者有之矣何以異於是
夫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今洊旬不雨

而尚且疑於祭天不幾於泥古而不通乎雖禱於天
亦未可必況今未嘗禱焉而望雨澤之降難矣哉且
國制據禮文廢郊祀蓋數年于茲矣然吾東方有祭
天之理而不可廢臣請得而條其説頭 殿下精鑑
焉吾東方檀君始祖也蓋自天而降焉非天子分封
之也檀君之降在帝堯之戊辰歲迄今三千餘禩矣
祀天之禮不知始於何代然亦千有餘年未之或改
也我 太祖康獻大王亦因之而益致勤焉臣以為
吾東方有祀天之理而不可廢也或曰檀君國於海
外朴畧少文不與中國通焉未嘗為君臣之禮矣至

周武王不臣殷太師而封之朝鮮意可見矣此祀天之禮得以行之也歟後通於中國君臣之分燦然有倫不可得而踰也臣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此則禮之大體然也然以諸侯而祭天者亦有之矣魯之郊天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而賜之也杞宋之郊天以其先世祖宗之氣嘗與天通也杞之為杞微乎微者以先世而祭天矣魯雖侯國以天子許之而祭天矣此則禮之曲折然也臣嘗思之 高皇帝削平僭亂混一夷夏創制立法革古鼎新乃嘉玄陵歸附之誠特降詔書歷言我朝之事如示諸掌纖悉備具

眞所謂明見萬里之外若日月之照臨者也我朝祭
天之享亦必知之無疑也厥後乃許儀從本俗法守
舊章其意盖謂海外之邦始也受命於天其祀天之
禮甚久而不可變也國家之法莫大於祭祀祭祀之
禮莫大於郊天法守舊章此其先務也由是言之我
朝祭天之禮求之先世則更歷千餘年而氣與天通
也久矣 高皇帝又已許之矣我 太祖又嘗因之
而益致勤矣臣所謂吾東方有祭天之理而不可廢
者盖以此也或曰所引此類似矣然魯郊非禮孔子
言之成王之賜程子非之今乃援以為例無乃不可

乎臣曰臣非不知聖賢之論但成王之時周公歿後
大經大法皆出召公賜魯郊禘非細事必咨召公而
行之無疑矣夫豈不義而召公為之是或一道也或
曰召公之於康王也王釋冕反喪服蘇氏譏其失禮
謂周公在必不為此蔡氏取之見於其傳矣以此論
之召公之相成王吾又未知其皆合乎道也臣曰不
然康王之釋服必有權一時之宜而不得已焉者如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亦在初喪然其不
以喪服入于廟也的矣召公以四世元老斟酌事理
而行之有非淺見寡聞者所可得而輕議也斯義也

朱子嘗言之然通變達權以適乎時措之宜者非經世之常道也故蔡氏取蘇說姑存其正者爾以此例之其相成王賜魯郊禘蓋亦權當世之宜也若徒歸咎召公以相成王而賜郊禘相康王而釋喪服而不察其時措從宜之實焉是召公昧天下君臣之大分而紊禮樂之序矣忽人道始終之大變而亂吉凶之節矣又烏在其為召公也哉孔子尚肯取之以周南召南冠於三百篇之首乎朱子尚肯尊之謂得道統之傳而見於中庸之序乎其不可也亦明矣孔子謂非禮者謂非禮之常也程子之言則述孔子之意而

已孔子謂武王之樂為未盡善矣龍子謂禹之貢法
為莫不善而孟子取之矣禹之貢法為最不善武王
之樂為未盡善魯之郊禘為非禮義蓋近之後以為
例何不可之有哉今欲禱雨宜遣重臣祭天於南郊
此其大者而宗社山川其次也臣又按大雅雲漢篇
有曰靡神不舉周書洛誥有曰咸秩無文則雖非禮
文所載凡世俗所傳祈雨之事若畢星軫星等醮土
龍畫龍之祭以至蜥蜴巫覡僧徒其事非一皆舉而
行之五道兩界州府郡縣莫不皆然旱又太甚則特
命中外家家而禱之期於得雨而後已焉可也又下

求言之教勿限官品勿論時散皆得實封以聞又令諸道監司諸州守令以至閑良故老大小兩班苟欲言者悉陳無隱轉聞于上則下情亦達而無壅蔽矣恭惟 殿下平其心易其氣日坐正殿開經筵而接論道之臣商確古今講明治道以植邦本奮武威而申吹角之令以嚴軍法以肅人心以備不虞可也若徒修省恐懼減膳自責則於事無益而於氣有損臣竊為 殿下實惓惓焉臣於前月初三日氷痢乃作至六日而差其後或作或輟至十九日而又作至二十三日而劇臥不能起者數日幸今少間力疾以乾

辭甚蕪拙伏惟 殿下恕其辭而取其意臣之至願
也

永樂十七年七月日封事

臣李良言伏覩 主上殿下遇災而懼乃以政之闕
失民之疾苦下教求言不勝感激服膺有日然政之
闕失民之疾苦某事爲召水旱之災者臣不敢知今
行某事可致時雨之若者臣亦不敢知也大抵帝王
之爲天下國家立經陳紀規模已定雖有災變亦當
守之以專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輕有更改也惟修
德之切則宜益自勉以享天心以消災變而 殿下

已能之矣臣之進言不亦贅乎雖然唐虞君臣尙且更相戒勑蓋亦古人惓惓愛君之義也臣以仁明勤三字字衍其義以條于後踈淺庸陋烏足以仰塵聖聽但區區之誠所不能已伏惟 聖鑑無任惶悚之至

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心之德而愛之理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使天地之內洪纖巨細飛潛動植無一物不在吾德

化之中然後已焉仁之為德其至矣乎孟子曰舜
由仁義行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舜禹匹夫也桀紂天子也仁則匹夫而
能有天下不仁則天子而反為獨夫仁與不仁之
效其已事可見也三代而下稱為治平者漢唐與
宋而已漢之治出於高帝之寛仁唐之治成於太
宗之仁義稱宋之德者有曰仁厚一脉足以基三
百年之久大哉仁乎真帝王致治之本也故曰為
人君止於仁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伏惟 殿
下宜盡心焉

一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識政治本末緩急之宜辨人才高下邪正之異二者得矣於為國乎何有蓋不識政治之本末則昧於施仁之序不辨人才之高下邪正則又何以隨才任使各適其用而舉措得其當哉信乎明也者人君之大德矣唐太宗信用魏徵仁義之言不取封德彞時務之說其亦可謂知人之邪正矣漢高祖能用三傑以取天下命叔孫通制禮樂張蒼定章程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其亦可謂知人之高下而任之各適其用矣然於為治之本末則槩乎未有聞也泝而上之

文王之克明克類成湯之居上克明舜之文明堯

之欽明嗚呼至哉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天下矣後

之人主欲取法乎此者必自勤聖學始惟 殿下

潛心焉

一勤者人心之所以常存而萬事以之而成矣天道

以勤而生萬物王道以勤而凝庶績易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之謂也無敎逸欲兢兢業業

者皐陶之戒舜也所其無逸無遑曰今日耽樂者

周公之戒成王也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

由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戒

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盖言須臾之不可不勤也大禹克勤于邦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漢唐之君躋世小康者亦莫不以勤而致之也盖仁者王德之體明者王德之用而勤則所以盡體用之全者也從古以來治亂之分顧其君之勤不勤如何耳恭惟 殿下於此三者固已真知而篤行有不必獻言者矣然欲 殿下必如二帝三王之仁明與勤者 臣之志也

臣又聞守成與創業不同古人有言其難易之異者矣夫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成之主我 太祖

專於創業我 殿下專於守成我 上王殿下則兼乎創業與守成矣創業之時貴乎進取守成之日貴乎安靜時勢然也願 殿下於臣所言三者存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且以三代漢唐宋所以歷年之長六朝五代所以歷年之短與前朝王氏之所以失天命我朝鮮之所以得天命思之又思前慮却顧以法以戒以隆守成之美以綿億萬年無疆之休不勝幸甚

永樂十九年月日封事

臣某言臣某近承 密旨以製教書有以知 殿下

遇灾而懼求言之意至深切矣臣竊自念賦質素弱
然粗有聰明之性四歲而誦古詩對句百六歲而學
為驪句十七而登第臣之父母鍾愛於臣二十一歲
而疾作連年不愈志尚狂簡失於調攝遂為帶疾之
人俱以臣病憂勞成疾二十九歲喪制甫終而我
太祖康獻大王除臣校書監丞知製教明年戊寅進
授司憲侍史八月國家有變罷散年三十二我 太
宗恭定大王命除成均學正知製教以至藝文館直
提學歲丁亥 太宗臨軒親策擢為第一超遷三級
累轉至禮曹判書歲戊戌 主上殿下受禪擢授臣

議政府叅賛仍兼經筵歳壬寅冬始患浮瘇喘滿日
加一日上請辭職優閒養疾 殿下憐臣之病授臣
藝文館大提學蓋不欲置之散地也特命醫官日至
臣居晨夕調護羞及藥良餌劑出藥房遣人問訊相繼
於路水陸異味羅列左右醫官及朋友之來訪者咸
謂宰相疾病不知其幾未嘗見 殿下愛重之若此
其至也臣私自惟宋臣趙普之言曰此生餘年無階
上荅庶幾來世得效犬馬力臣之謂矣臣在金輪於
十一月初六日夜夢見 殿下就臣所居臣惶恐俯
伏不敢擧首覺而驚愕蓋臣自傷病極而恐無以效

力於 殿下也越十七日夜在廣通橋軍器監之宗
又夢 殿下據床面南而坐北有小池環以朱欄荷
花盛開臣侍立於側覺而異之私自謂臣之未病也
亦無此夢顧今病極何以得此夢耶意者天心一念
必憫臣之病而有及於臣也幸蒙 殿下天覆地載
之洪恩獲保微喘以至今日昔諸葛孔明之言曰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孔明祗蒙殊遇於先帝
尚欲畜報於後主如臣者以積年焦悴之餘生童子
雕篆之末藝累蒙 太祖 太宗之至恩又荷 聖
上貴我生我之大德如此其極中懷自念何以為報

耿耿臣衷天日照臨況今仰承求言之 教敢不精
白一心進言獻議以副 聖心之萬一雖然今之災
變臣常思之非一日矣亦未知其事之所致令行其
事可以致雨暘之若又非臣之明所能及也臣又思
之嘗觀三國與高麗史矣歷代治亂之相尋若循環
然方今事大交鄰皆得其道外無受敵戰爭之事而
五兵韜戢內無權奸跋扈之患而朝廷清明倉廩富
實庶司效職朝野昇平蓋將四十年于茲矣實爲吾
東方不可逢之盛際也獨此水旱一事每煩 殿下
之軫念夫宴安旣久驕逸必生今若雨暘以時連歲

豈稔則雖 殿下博通經史深知治亂安危之相爲倚伏而不敢自暇自逸又安能如今日之憂勤惕慮也哉由是以言今之灾變又豈非天厚 殿下俾之警省覺悟以保長治久安之業於無窮也耶董子所謂天心仁愛人君者豈不信哉 殿下所憂者蓋慮億兆之民或至於飢寒也臣之所憂者正恐 殿下過於憂勤而或至於遠豫也臣於平日雖知 殿下小有微疾然謂 殿下春秋方盛血氣方剛疾病之作不足憂也顧於往歲之秋不勝驚惧臣心曷嘗一日忘于懷耶盖將一二管見條具于後而以調攝之

方先之者盖以此也其餘所言率皆掇拾陳腐其於
教書之目似不别白識不足以仰塵 睿覽雖然臣
素多病粗知醫藥性烈之劑雖似快於一時而終必
為元氣之害平和之餌雖乏目前之效而有益於人
者不小群臣之言何以異於是程子謂君實之言如
人蔘甘草朱子謂布帛菽粟當知其貴子思子謂舜
好察邇言邇言者淺近之言也伏惟 殿下勿以為
常談而留神焉且 殿下於往歲之夏嘗下求言之
旨矣今又下求言之教夫求言者將以行之也古人
謂已言者行之於前未言者與至於後願 殿下於

衆論所同必察其當理與否苟其當理也行之勿疑
勿使臣庶謂 殿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
可也且 殿下於往歲十二月初八日朝啓語羣臣
曰天氣不順至於如此昔宋神宗皇帝亦賢君也王
安石亦豈自謂誤天下之事耶然未免為後世之譏
今我國家之政吾又安知其是非如何也羣臣之傳
聞者莫不竦然感激臣請以神宗安石之事言之安
石之説神宗也必曰循塗守轍無所更改中才庸主
之所為也二帝三王皆聖人也尚此不相沿襲故曰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於是有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之言而奮然欲行新法神宗惑於邪說雖司馬光文彦博等舉天下而力言其非執迷不悟反以安石爲今之古人呂惠卿爲賢人司馬光等雖不能沮行新法然陰折安石專恣之心則功亦不細何者昔臣從文忠公臣權近問安石明妃曲一句漢恩自淺胡自深何謂也近笑曰先儒以此句謂安石有篡宋之心臣異其議而不忘也安石篡宋之心之有無不可知設使有之其必斂於司馬光等之議也決矣欲行新法尚此羣起而爭之況於大事乎故曰直臣立朝邪佞生憂盖至論也又曰君樂聞直言佞化爲

忠則非徒生一憂乃化爲忠矣忠直之有益於人主也
如此哉恭惟　殿下樂聞直言頃以政府六曹及臣
之啓議乃弛錢法之禁　殿下之心蓋謂民者王之
天食者民之天也寧錢法之不行而不忍民食之艱
難此即大舜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與夫程子所謂
寧漢無興不忍爲此之意也士子相與賀於朝商賈
相與歌於市父老相與慶於家大小欣躍不可勝既
臣之此言實非誣也視彼神宗之執迷不啻霄壤矣
雖然欲復行錢禁豈無有如安石惠卿者哉想必百
計以求售其說願　殿下勿爲巧言所惑浮議所搖

察民生之休戚聽老成之擬議從而行之俾無後悔
國家幸甚
一臣竊謂人主一身上天之所眷命 宗社山川之所付托億兆臣民之所仰戴古者置太保少保之官其有由矣盖以保其身體也一日萬機躬親聽斷盖亦勞矣然此猶外也保于未危制于未亂千計萬慮交萃于中為心之害不可形言故調攝之方莫難於人主雖然怠惰暇逸又非調攝之道古人有言曰主靜則悠久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歛則精神內固而不浮

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至哉言乎願 殿下
善養身心勿至於大勞勿歸於大肆凝順中和導
延善氣以至衣服飲膳言笑起居莫不撙節保惜
以適其宜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孫真人養生
等書雖其議論各隨所見不無偏駁然其有益於
人者亦且不少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大抵當以清
心省事為本而 殿下事無大小必親聽斷恐有
違於調攝之方臣請以一事言之爵賞除授人主
之大權五品以下則當令吏曹自擇蓋亦倣古制
也然六品以上宜親自除授臣之所面啓也財用

工匠之事雖小非前例則必啓臣以為雖非前例所不可已而且小者委有司酌而行之何害於義武宰相尚且不親細務況人主乎守令之辭亦必引見誠令典也然二品以上引見別例也臣以為令者引見四品以上如輪對之例斯可矣五品以下不必親見他可以此而類推蓋欲省 殿下之勞也大抵天下之理留心於大者必不能致力於其小昔諸葛孔明事無巨細咸決於已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楊顒諫曰云云孔明善之孔明所管軍中之事耳顒之言尚且乃爾況 殿下臨億兆

之上總萬機之政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伏
殿下切於憂民不自知其勞耳恭惟 殿下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其於調攝之方内外本末蓋已洞
察而篤行之矣似非失於將理積年呻吟如臣者
所可得而議言也然臣卽所謂嘗傷於虎粗知調
攝之不可緩而不能行者也且臣身已矣豈可以
失於臣身而不以告於 殿下耶知今憂旱之極
深慮或乖於攝養故敢以此說先焉惟 殿下留
意焉

一書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蓋言人之不可不學也

雖然學問之道必務知要苟不知要雖多亦奚以為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謂盡矣即大學格物致知之說也夫然後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何憂乎接事之煩耶靜而不動則鑑空衡平渾然無外而萬物之理莫不統於其中雖鬼神有不得而窺矣感而遂通則如鑑之照人如衡之稱物姸媸輕重燦然有倫而萬事莫不各得其宜矣此即中庸操存省察之事聖學體用之全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雖然人之有心初無古今之異矣有此心則必有動靜之機矣一頃之存亦所

以立其本也一念之察亦所以達其用也豈可以此專目為古昔聖人之事而不肯用力也哉如其不然則必使此心之體冥然昏昧如木石之無知此心之用紛然馳騖如馬牛之風而後為後人本分之事哉其不可也明矣先儒朱子之言曰歷選前聖之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又謂此書不泯得有所考續不傳之緒又謂不先之於大學則無以提挈綱維盡論孟之精微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談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皆所以讀中庸之書也夫天下之書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天下

之事不知其幾千萬端也讀其書論其事不亦難
矣哉而中庸之為書則三十三章而已矣豈不簡
乎所謂所務者至簡而能御煩者意盖近之若孔
子則謂子貢曰汝以予多學而識之者歟以子貢
之穎悟尚對以然孔子曰否予一以貫之所謂一
者又豈非中庸之書也嗚呼至哉恭惟　殿下好
學之誠曠古無有其於聖學本末盖以神會而心
融矣誠宜緝熈以致其極且將朱子庸學或問沉
潛反覆宛如朱子在於左右親見其人而親聞
其語則所以資於聖學者為不淺矣朱子曰讀書

千通其意自見伏惟 殿下潜心焉
一爲之後者爲之子古也恭惟 太宗爲 恭靖王
之後則 太宗乃 恭靖之子也今 殿下於
恭靖當稱孫而遷 翼祖於永寧也無疑矣臣嘗
面啓獲蒙 俞音而事未施行臣竊疑焉謹按春秋
文公二年書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之者曰躋僖
於閔之上也夫閔公年未十歲即位又不數年而
薨民不見德僖公入繼大統非親授受在位三十
餘年蓋魯之賢君也且僖公兄也閔公弟也臧文
仲之升僖於閔於人情似矣孔子乃謂縱逆祀又

特書簡冊曰躋僖公嗚呼非聖人莫能修之其為此類也夫三傳及胡氏皆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義盖從聖人之特筆也考之成周廟制則孝王乃共王之弟也孝王祔而某遷于武世室則兄弟之相繼為父子而異昭穆者周制然也大宋之制太祖太宗某某皆兄為穆而弟為昭矣程子謂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謂其所生者為伯父此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不可得而變易者也朱子引之見於宣帝之傳矣但魏晋以來兄弟同一室而同昭穆者有之然非周制也非聖訓也韓愈謂

魏晉以來事非經據不可施行者此亦可見臣竊
謂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也稽之上古則成周之
制如彼證諸近代則大宋之制如此質諸聖經則
孔子之特筆也參之賢傳則程朱之格言也 翼
祖之當遷永寧 殿下之當稱孫於 恭靖所謂
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伏惟 殿下斷自宸衷
特命稱孫於 恭靖仍遷 翼祖於永寧則合於
周宋之制乎於聖賢之訓矣且 恭靖與 太宗
又非若前世泛然為兄弟者之比也歲庚辰 恭

請以無嗣欲封　太宗為世子其時大臣獻議者
以為宜封王大弟　恭靖不可曰直以此弟為子
遂冊封為世子布告中外臣嘗觀宋鑑續編英宗
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司馬光奮筆
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
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陛下親為先帝之
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政與我朝之事相類
其時右光之議者王珪范鎮呂誨范純仁趙瞻呂
大防傅堯俞等也遂劾韓琦為不忠又劾歐陽脩
以首開邪議陷陛下於過舉載在簡冊昭示後世則

殿下之當稱孫自有大宋故事矣且 定安王
后先 恭靖薨 太宗以父在為母朞服齊衰十
三日而釋服及 恭靖薨 太宗服斬衰二十七
日而釋服 殿下則以孫為祖服服齊衰十三日
而釋之則 殿下之當稱孫非自今日而始也其
時 太宗命臣等議稱子稱弟臣以為當稱子議
竟不行然考之史策未見其有記焉唯 太宗及
我 殿下斬衰齊衰之制則見於金璬之史策章
章明甚豈天陰佑朝鮮欲正天地之大義生人之
大倫故或泯其事或壽其傳歟惟 殿下斷而行

之
一王后宮闈今以朝官為之尚矣　祖宗之成憲也
故議政臣朴訔見文獻通考之註以宦寺為之之
文乃謂朝士豈可奉王后神主耶唱其邪議叅賛
臣許稠附會其議遂成然非其志也臣雖力辨何
益焉後稠語臣曰宦寺之服冠袍甚為未便使得
以時服行事勿混朝官何如臣答曰刑餘之人不
可以入　宗廟況　宗廟禮法之所在宦官尤不
可以雜於朝班今既得入　宗廟矣無冠帶而奉
神主可乎哉

科擧試製述上書

臣等竊謂科擧之制試以三塲皆令製述棘圍禁燭防假濫也封彌易書昭公道也此誠取士之良法而歴代以来未之有改焉者也及我國初亦且沿襲文臣鄭道傳乃於初塲罷疑義試講論是盖抑詞章之習而務得窮經之士也其意雖善行之已久竟無實效反為有弊甚非經久可行之常典也文忠公臣權近深知其然上書以聞我 太宗信用其言命罷講經試以疑義以復歴代之舊式厥後初塲或以講論或以製述因時而行未有定式臣等伏覩 太祖高

皇帝頒降詔書一款文科初場試疑義此實天下之
大典也伏望 殿下監歷代之良規一依 高皇帝
之詔旨且以遵我 太祖之初科及我 太宗之盛
憲許令初場試以五經中義一題四書疑一題中場
論表古賦中二題終場經史時務中對策一題求為
恒式則公道幸甚斯文幸甚

春亭先生文集卷之七